

勳闖小説

一之五

共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68
冊數	2 (1)
函號	3 4

書
附三
七八六八號
全二

3-4



勦闖小說敘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

國家之事。下不與謀。仇

不共戴。則除克雪恥之

叙

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
憂世之情鬱。於是乎聞
賊之盛則怒。聞有紕首
拜賊之人則愈怒。聞賊

之衰則喜。聞有奮氣勦
賊之人則愈喜。怒則眦
裂髮豎。恨不得挺劍而
搯其胸。喜則振足揚眉。

恨不得執鞭而佐其役。此天理人心之必然而不容已者也。壬申三月之變。天摧地裂。日月無

光。舉朝肉食之夫。旣悠悠忽忽。以釀此巨禍。迨乎潰敗。決裂死者。降者。降。逃者。逃。刑辱者。刑。

辱降者貪一日之榮。逝
者徼一時之倖。刑辱者
偷一夕之生。罪有重輕。
失節則一。卽死者亦僅

了一身之局。而於
國何補。國家養士近三百年。而
食報區區若此。豈不痛

哉。吳三桂舍孝取忠。棄
家急。國效申胥。依墻之泣。以
遂秦哀。遂吳之功。真正

奇男子大丈夫作用。雖
匡扶之局未結。而中興
之業已肇。是惡可無傳。
余結夏半月泉精舍遇

懶道人從吳下來口述
此事甚詳。因及西平勦
賊一事。娓娓可聽。大快
人意。命童子援筆錄之。

可怒可喜。具在編中。用
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
其於天理人心。大有關
係。非泛嘗因果平話比。

故興文館請以付梓。而
余為敘數行于首。
西吳九十翁無競氏
題於雲溪之半月泉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

第一回

李公子民變聚眾

闖踏天兵盛稱王

第二回

北京城文武偷安

承天門闖賊射箭

第三回

偽相籍地點朝官

忠臣捐軀殉聖主

第四回

衆逆臣甘受偽官

宋矮子私譚朝政

第五回

迫金錢賊將施威

求富貴降臣勸進

第六回

吳總鎮舉義勾東虜

李逆闖大敗走關西

第七回

蘆溝橋樵夫嘆岐路

金壇縣秀士開覺宮

第八回

肇中興南都正位

感時事草莽上書

第九回

愚百姓怕死迎偽官

舊閣部用計復德州

第十回

黎巡撫協力勦偽黨

吳平西孤忠受上爵

蘇漢林詩文煥可驚 吳平西無恙受土爵

卷十四

恩百教師深與新官 昔聞將取情新於服

策武國

華中與南林五分 叔和建草莽上書



李公子民慶聚眾

新編小言

承天門闖賊
射箭



忠臣捐軀
聖主

前象初闕卜乞





迫金錢賊將
施威

三



宋矮子私譚
朝政



李逆闖大敗
走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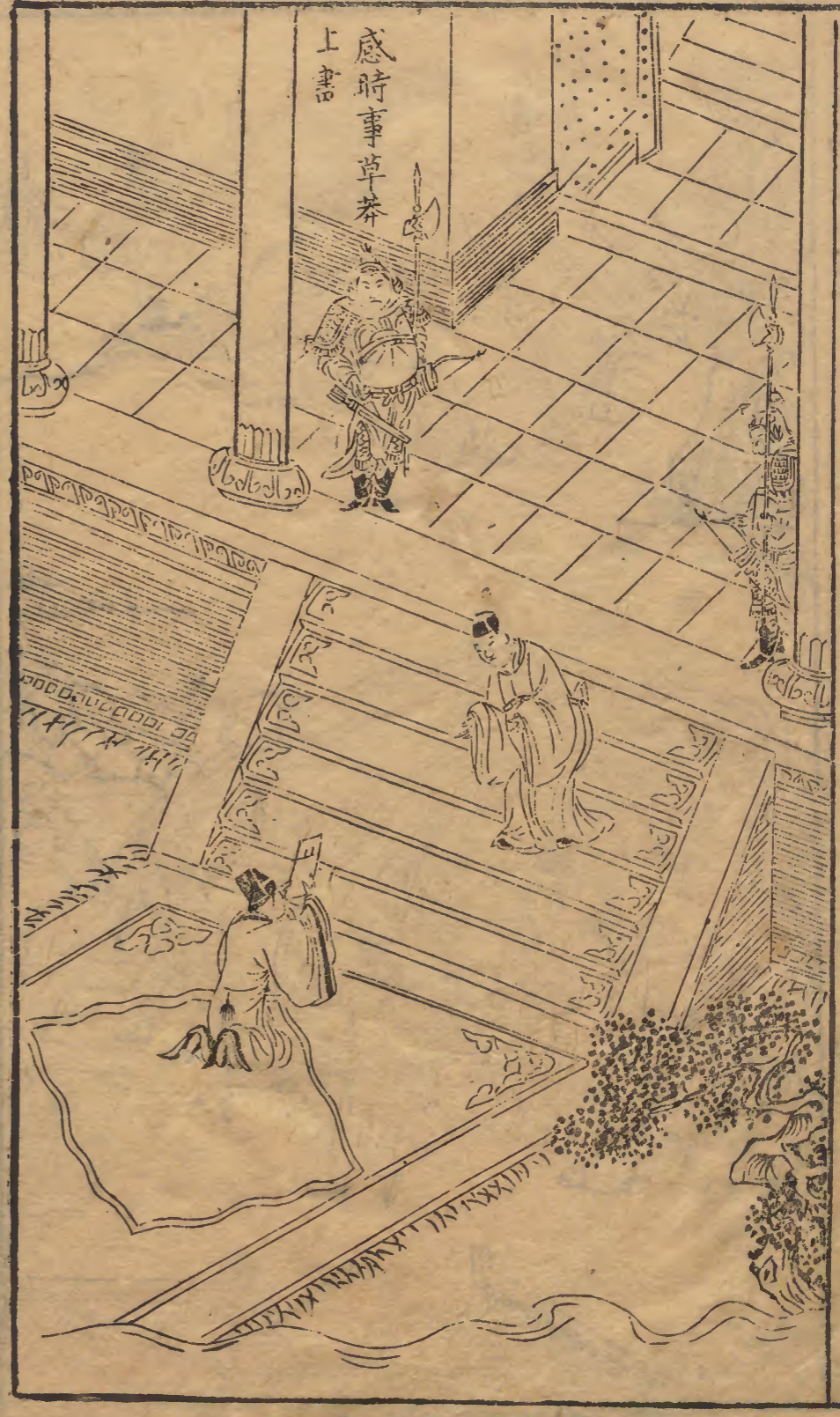


蘆溝橋
夫嘆岐路

續像勦闖小說



舊關部用計復
德州



感時事草莽
上書

新編勦闖小說

第一回

李公子民變聚眾

闖踏天兵盛稱王

西吳懶道人口授

百○年○虜○運○腥○中○土○百○姓○嗷○嗷○餓○豺○虎○虐○焰○燔○空○上○帝○
 嗔○二○十○四○將○扶○真○主○龍○文○畫○見○靈○笈○勸○手○提○三○尺○光○
 如○電○鬼○神○助○怒○掃○胡○兒○乾○坤○此○日○開○生○面○偽○吳○偽○漢○
 相○繼○亡○獨○挽○黃○河○洗○八○荒○王○師○似○兩○山○河○潤○帝○澤○如○
 春○草○木○香○九○方○重○譯○齊○稽○顙○鬼○鬼○功○德○彌○天○壤○太○平○



一統福無疆。八百姬占猶未廣。

這篇古風單道國朝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重開日月。鬼鬼功德。千古無兩。自

然曆數綿長。千秋萬歲。跨越商周。大非漢唐宋之比也。

高皇帝定鼎建業。名應天府。是為南京。到

成祖文皇帝起兵燕邸。代了

建文帝之位。遷都北平。名順天府。是為北京。以南京為陪

都。傳 洪熙 宣德 正統即天 景泰 成化 弘

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到

先皇帝改元崇禎。是第十六葉。天子了。想起萬曆年間。

文恬武熙。民安物阜。雖有日本關白。及土官楊應龍。字

承恩之亂。俱不久蕩平。皆因大小臣工。忠君愛國。不招

權勢。不納貨賄。不立門戶。不徇情面。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百姓享四十八年太平。不受兵革之苦。泰昌年。促傳

與天啓這朝。天子也是个聰明之主。因誤任了一个

太監。叫做魏忠賢。他自從伏侍東官。得蒙寵任。以後在

司理監秉筆用事。漸漸弄權。結交奶母。奉聖夫人。客氏。表裡為奸。擅作威福。附已者升。異已者黜。又創宮操。以收兵柄。盜內庫。以營私窟。其時有个忠臣。湖廣應山人。姓楊名漣。號大洪。上了極利害的本。列忠賢二十四大罪。逆瑞大怒。矯旨拿送詔獄。窮治其黨。一時正人君子。不論在朝在籍。盡行拿問。重者處死。輕者謫戍。說得滿朝官員。重足而立。兢懼罪。相率拜其門下。願為乾子。乾孫。不計其數。更有無恥小人。稱其功過。周公德擬孔。

聖請於北京文廟之傍。建立魏公生祠。南都亦效其尤。風十三布政。爭先立祠。獻諂。那時魏忠賢爵為上公。宗族親戚。俱襲封爵。真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人都呼為九千歲。再過幾年。怕掙不出這一千歲來。堂上明朝險些兒化做了逆瑞的世界。此時人心洶上。無不危懼。天啓七年。

熹宗皇帝駕崩。

先皇帝以兄終弟及之義。入正大統。是為崇禎。

先皇帝自居藩邸便稔知逆璫之惡奈他羽翼已盛不可驟除乃陽錄其定策之功加祿進蔭漸削其大權黜之於外然後明正其罪討而誅之凡附璫之輩定爲逆案或誅或戍或奪或錮雖則除了一件心腹之疾朝堂之上經了兩番剝削如服硝黃去病元氣未免大傷此時倘有賢臣良輔乘聖主英明之氣潔已奉公任賢圖治便祖宗之盛何難復睹其如自逆璫以來習成了一個庸碌保全富貴的套子大家以不罹璫禍

爲幸相安無事不展一籌偶有幾個打病虎斷死蛇以擊璫爲已功者又立起個門面來自講氣節清流高自標榜要人依附但論同異不論賢愚但問恩仇不問好歹就有一班隨聲唱和的借他名色哄取要位立定了脚頭一般樣招權納賄事非錢而不行人非錢而不用朝中如此此外任亦然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加之征調太煩加派太重征收無法民不聊生所以奴虜未息流賊後起有詩爲證

中外艱危孰借籌處堂燕雀且優游舉朝朋黨堅難
 破四野干戈闕不休天子虛心明賞罰臣工專意
 快恩仇杞人空自憂天覆蒼食難黍肉食謀
 且說何以謂之流賊他攻城而不取得地而不居所過
 之地子女玉帛搶掠一空壞了一處又到一處如水之
 流而不定故曰流賊當初正德年間劉六劉七齊彥名
 趙風子一夥作亂在霸州起手反入遼東轉至北京次
 到河南流入陝西山西又至湖廣直到山東轉入南直

隸瓜揚地方經過七個布政司打破大州府三十二處
 小縣一百十七處從來流賊之強莫過於此却不曾占
 一城踞一府稱孤道寡不過是鼠竊狗偷終覆滅于場
 子二狼山之上如今的流賊更不比當初他占踞了幾
 个省城改元建號直犯京都慘及
 君父此盤古以來未有之變起于時也不過是响馬強賊
 搶掠營生若地方官肯用心夜勤如一燈之火何難撲
 滅其如上下相蒙各圖苟且却擔那有實心做事的所

妾勦賊兵將反以賊為利或又他的嘗例買路放走反
 將賊人取殺平民割取首級虛報軍功養成賊勢日盛
 一日亦或有司懦弱怕事賊兵來時歛取民財賄賊求
 免以此賊愈得志屢敗官兵掠地攻城縱橫無忌及州
 縣失事上司又怕連累自己官甘心與他遮覆買靜求
 安直至地方整片失陷朝中大臣還怕 聖上噴責不
 敢奏聞捱日捱月釀成大禍非一朝夕正是
 微烟忽作薰天焰 滴水翻成大海波

話說己巳年間奴酋毀墻深入圍困京城兵部傳檄各
 邊徵兵入援有甘肅巡撫梅之煥號長公乃湖廣黃州
 府麻城縣人此公有文武全才在甘肅威聲大著至是
 奉 命勤 王各邊惟有甘肅最遠兵士多不願行因
 梅公刻期誓眾自己親行總兵官也不敢有違纔出界
 口四五月地方糧餉就不接濟了前隊之兵口出怨言
 總兵官不用好言撫慰只顧催趨上路動不動便是捆
 打軍中有幾個不善良的率眾鼓噪起來四散奔走後

隊梅公大兵已到將總兵官禁處了。下令招安。點起名來。已少了二十餘人矣。那二十餘人大率是軍中出尖倡亂的。恐怕梅公訪實治罪。所以走避開去。梅公又得了个甘肅警報。說道虜兵入界。星夜回兵。勦虜未暇。搜捕這幾個逃兵。知梅公回兵。又不敢還鄉。只得各尋頭路而去。內中卓表一人。姓李名自成。陝西延安府赤脂縣人。多力善射。平昔不守本分。專一好說大話。關漢頭禍綽號闖踏天。在甘肅總兵標下充做一名隊長。鼓噪

之事。是他起頭。走到山東地方。遇着一夥北來的逃兵。將他裹住。索取財帛。李自成說出來歷。又自誇一身本事。這夥逃兵道我等無處安。只想落草。沒有个頭目。你來得湊巧。就尊他爲長。揀一匹好馬。與他騎了。自成就去結連九十八寨。响馬強盜。做夥打結。共有十二個頭目。自闖踏天之外。更有老回回。洪太太。一斗粟。翻江龍。五閻王。曹操王。一條棍。格子眼。八大王等。惟老回回最尊。在山東河南地方。出沒打家劫舍。官軍不能抵當。老

回回病死洪太太又中砲而亡。闖踏天兼并其衆。軍中
 尊爲闖王。只有八大王。張憲忠自恃其強。不肯屈服。投
 順在總督熊文燦麾下。熊文燦原不知兵。止會射幾枝
 箭。遂談天說地。自負邊才。兵部也就惑了。虛名推較他
 起來。做剿寇的總督。張憲忠狼子野心。一時納款。原非
 心服。文燦遂引爲腹心。不能散其羽翼。反將軍器火藥
 衣甲錢糧。盡情應付他。他志高氣滿。依舊反叛去了。熊
 總督以此得罪。憲賊名雖附闖。却自爲一隊。騷擾湖廣。

地方。靳黃一帶。受其荼毒。不在話下。再說河南開封府
 杞縣。有个公子舉人。姓李名岩。爲人良善。好義。爲連年
 荒旱。米價騰貴。縣官不知撫恤窮民。單比錢糧日事。敲
 扑李公子。遂動个條呈到縣。第一款求他暫停徵比。第
 二款要他設法賑濟。縣官道。上司催餉文書雪片下來。
 若不徵比。將何起解。必然罪及本縣了。至于賑濟一事。
 縣中沒這項無礙錢糧。沒處設法。除非本地大家自捨
 已財。搭救桑梓。纔好。李公子見話不投機。擊口氣自家。

把倉中稻穀打筭一回。除了飯米餘下的盡數將來給散本圖百姓。計口關領領聲如雷。別圖的不得沾惠。就有一班無賴好事的。糾五合十。向圖中富家巨室門前鬧炒。引李公子爲例。要他發粟積貧。也有要打搶的。也有要放火的那些富家巨室。慳吝者多。慷慨者少。都怨李公子開端起釁。去稟知縣。求其出示禁戢。知縣只該勸他隨方發心。各賑本圖。豈不是个方便人情。誰知知縣心中也怪李公子多事。反出一面硬牌。傳諭速速

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衆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百姓亂嚷起來。將硬牌打碎。要打差人。差人急忙奔脫。去縣裏回復縣官。這裏衆百姓一聚擁到縣前。七嘴八張的囉哩高叫救命救命。知縣在私宅裏聽得如此這般。心中着忙。不敢出堂。便去請李公子進衙。埋怨道。宅上既有許多稻穀。何不輸在官倉待學生也。設處幾擔稻子。量情給派。却不是好李公子道。若輸在官倉。只好飽吏胥之腹。小民怎沾實惠。况且一家之

積○豈○能○遍○濟○各○圖○知○縣○道○如○今○百○姓○聚○而○不○散○如○何○是
好○李○公○子○道○老○父○母○快○寫○一○個○暫○免○比○較○的○告○示○出○去
安○民○待○晚○生○去○勸○諭○他○知○縣○只○得○依○言○喚○書○手○寫○了○告
示○李○公○子○拿○出○縣○門○與○衆○百○姓○看○了○道○列○位○鄉○親○且○散
待○我○做○一○篇○勸○賑○的○文○字○傳○布○各○圖○定○要○他○量○力○均○出
周○濟○你○們○便○了○衆○人○道○既○是○李○相○公○分○付○我○們○權○且○散
去○看○三○日○之○後○作○何○處○分○再○到○城○隍○廟○會○話○說○罷○紛○而
而○散○知○縣○見○百○姓○縣○前○打○鬧○心○上○好○生○不○悅○又○見○李○公

子○一○言○解○散○羞○變○成○怒○兼○怕○三○日○後○還○又○聚○集○遂○連○夜
備○起○文○書○申○到○上○臺○說○道○舉○人○李○岩○心○懷○不○測○私○散○家
財○買○結○衆○心○團○聚○千○人○倡○言○搶○掠○打○差○辱○官○不○容○比○較
若○不○早○治○恐○貽○大○害○上○臺○輕○信○其○言○就○批○仰○該○縣○速○拿
李○岩○究○解○再○諭○解○百○姓○免○致○激○變○知○縣○奉○了○上○司○批○文
就○去○密○拿○李○公○子○監○禁○舖○內○衆○百○姓○都○忿○不○平○道○李
公○爲○要○賑○濟○我○等○累○他○爲○事○於○心○何○忍○不○如○劫○了○他○出
來○奉○他○爲○主○除○了○害○民○的○狗○官○也○延○得○一○時○之○命○於○是

一呼百應頃刻間聚者千人於夜半殺入縣衙將縣官
砍爲數段。一面打開舖門救出李岩。一面釋放獄囚劫
倉庫。赫得縣丞典史不知逃奔那裏去了。李公子道你
等雖出公憤。如今弄出大事。罪在不赦。倘官兵到來。如
何是好。今闖王強盛。見在本省隣府。不如投奔他。入夥。
眾人齊聲道好。遂收入家私。連家小上了車輛。放起一
把火來。燒得縣中七零八落。次日縣丞回來。備文詳上
司。只道李岩果然謀叛。商量發兵征勦。李公子已去之

久矣。李公子附了李自成爲之謀主。勸他尊賢禮士。禁
暴恤民。又道。明朝恩澤在民已久。只因近日年荒餉
重。官貪吏猾。所以所在思亂。我等欲救民心。須是假托
仁義。說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
前管事。不肯者與民除害。一應錢糧并減一半。百姓定
然樂從。可不煩兵力。闖賊俱聽從之。每用兵。輒令李岩
爲前隊。李岩遣心腹之人。裝作商賈。四散傳布。說李公
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成口號。教導小兒們歌唱。

喫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愚民信為實然。每苦有司苛歛。恨不得李公子之早來。民間認李公子就是闖王。不知其為兩人也。此時闖賊亂了河南。憲賊亂湖廣。兩省告急。表文都經御覽。發下兵部。閣部楊嗣昌領了尚方劍。親出督師。總兵左良玉。忠孝無雙。屢敗憲賊。憲賊遁走。楊閣師題敘他戰功。請旨加良玉太子太保。賜憐玉掛平寇將軍印。勅其協

力征勦。以殄滅為期。良玉遂到河南。與闖賊大戰。遊擊將軍左明國在陣前。一箭射中李自成右目。自成帶箭而逃。大折一陣。奔往山東。自成自此損其一目。又因酒色成了个血漏。未幾憲賊用詭計襲破襄陽。襄王被弑。楊閣部糜餉亡師。自知有罪。自縊而死。臺臣劾左良玉縱兵擄掠。玩寇不援。朝廷遂降良玉爵三級。奪其勅命。良玉部下將士皆怨。莫有鬪志。自此憲賊勢益猖獗。遂長驅席捲。盡陷漢黃荆岳諸郡。桂藩預先出走。

惠藩相繼而奔。湖南巡按劉熙祚親督水兵。庇讓二
 藩賊兵追之甚急。劉公遣中軍護二藩。星夜前行。自己
 入永州城為死守計。以遇賊衝。不期賊預有奸細。在城
 裡應外合。開門納賊。劉公被獲。賊欲降之。公不屈。賊乃
 閉之一室。公閉口合目。飲食不進。賊臨以刀鋸。公入罵
 不已。遂被殺於寧鄉宗師廟。公死後。壁上題有辭世詩
 二首。

倥傯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嶺北骷髏驚作

壘。湘南宮殿倏成烟。鵲血不沾無塚骨。烏啼偏集有
 狐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

故園隔別又經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
 淚。貔虎旌旗盡作烟。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
 書田。萇弘化碧非奇事。留取孤忠向九天。

劉公既死。全楚盡亡。各路告急。廷臣匿不以聞。其時闖
 賊知湖廣被寇。復至河南。攻州劫縣。圍困了開。封府周
 王大出帑藏募兵。守城相拒。累年。值黃河水。決開封。一

府俱被水淹。周王乘船空身出走。百姓沒船的俱化爲魚。驚哀哉。此乃壬午年事。論起河決。乃是天數。傳說開去。盡道闖賊決水。滄城益增畏懼。凡賊所至。望風而潰。賊繇是攻破。南陽懷慶等處。朝廷雖知闖賊猖狂。亦不知河南之盡沒也。當時也曾勅兵部集議。徵調七省。撫臣會勦。只是說而不作。又各處撫臣以兵餉難措。多有遣人賄賂兵部求息其事者。所以大兵到底不集。賊愈肆無忌。其年虜又深入。直抵山東。攻破濟南。兗州東

昌等處。朝廷委總督洪承疇率各邊兵禦之。又遣兵部郎中張若麒監軍。虜初小却。若麒連催進兵。承疇道此乃虜人詭詐。必有伏兵。不可輕戰。若麒鹵莽貪功。道我兵厚集。不乘勝驅逐。更待何時。如若頓兵不進。卽係逗遛。朝廷知之。罪責不小。洪總督被他逼勒。不過只得出令各路俱進。虜佯退走。我兵追之中。其伏中唵哨一聲。虜兵四起。將我兵截爲數處。彼此不能相顧。若麒見勢頭不好。扮作小卒下海逃。脫承疇遂陷于虜。全軍

覆沒京師震驚遠東總兵吳三桂智勇兼全傳檄各鎮
 開河蓄水扼其歸路各處援兵亦四集且天氣漸熱虜
 擄掠已飽無不思歸被困月餘不得出口
 先帝下嚴令如有放出虜一人一騎者即以失律治罪命
 大學士周延儒親往督師虜愈慌迫大出金帛買路多
 者幾萬少者亦數千各將官受其賄賂反替他向周閣
 老處打話說合又道歸師勿掩窮寇勿追不如放他出
 口韃子受了這番驚恐下次也不敢進來若是不放之

時他操命死戰勝負難期萬一又有夷兵接應難保無
 虞周閣老一來買靜求安二來也得了他厚饋反傳令
 放他一條走路各鎮奉了督師軍令不敢堵截於是將
 士解體而邊事大壞矣後雖追究縱寇欺君之罪輔臣
 坐贓賜死亦何益哉正是
 行邊不是裴丞相 李愬焉能擒蔡人
 流賊見邊關將士離心益得志橫行癸未秋間勅兵部
 尚書孫傳庭督兵十萬駐河北勦賊賊用誘敵之計以

所擄良民克爲賊兵使當前鋒抵敵孫督師連戰俱勝
追奔百餘里賊又遣心腹之人率衆詐降假說賊中畏
懼孫爺如犬羊之畏虎只是奔逃不敢對敵孫督師信
以爲真上疏自誇其能說不日掃盡鯨鯢必不敢遺一
賊以貽國家之患朝中疑信相半賊兵十面埋伏哄
得孫督師大兵齊集誘入伏中一聲砲响齊上殺出官
兵自恃屢勝不做準備被賊兵分頭掩殺死者死降者
降全軍覆沒惟孫督師單騎逃走賊乘勢破了潼關直

入西安府驅逐秦藩占據宮殿傳諭各府詭稱仁義
之師不淫不殺但兵臨城下不許抗拒第一銳要縣官
出迎第二銳要鄉紳出迎第三銳要百姓出迎如上城
拒守攻破之日闔城屠戮寸草不留愚民惟恐屠城望
風迎降全陝俱陷甲申歲首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
二月間西犯太原平陽等府地方官多逃便降不惟不
敢率兵抗戰且不敢登城固守賊所到之處或用降官
仍舊管事或考選舉人生員委用責成措辦錢糧以供

軍餉到寧武關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我兵數千斬賊萬餘賊兵後至者甚多遇吉日夜在城巡守援兵外絕城遂破猶率眾巷戰殺賊數百力竭被擒賊憤其不降磔遇吉於市焚其家一城百姓悉遭屠戮有詩贊云寧武將軍報國恩呼兵巷戰拒妖氛一時身死軍民戮忠義如君有幾人

二十五日賊兵圍真定二十七日守臣丘茂華以城降仍為知府順天巡撫楊鶚出巡被賊所傷幸而走脫巡

按御史陳純德按臨遵化逃回二十九日警報迭至京師戒嚴

先帝召閣部大臣共議戰守之策皆言兵餉不足宜增兵添餉即日遣太監八人督兵防守城中多有賊黨假以納官為名占住店家雖然盤詰甚嚴奸細滿城無從分別又遣內臣傳諭勲戚出家財助餉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助至萬金加封侯爵以勸眾人太監杜勳自宣府差回入見盛言賊人強馬壯鋒不可當宣府危在

旦夕不日當犯京師

皇上當早為之計

先帝復召百官議事眾人面面相覷有言北京王氣已盡

不如南遷

先帝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今日

敗壞至此國君社稷他復何言百官嘿上而散

第二回

北京城文武偷安

承天門闖賊射箭

千里瀟瀟木葉秋江東孤客動羈愁凋傷盡道錄爰

鬼經畫何堪問沐猴歲月冰霜容易老干戈天地幾

時休高齋寂寞空搔首月滿前溪水自流

暮雨瀟瀟江上行綠林豪客舊知名相逢何用相迴

避天下于今半是君

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門戒嚴榆林屠戮獨慘撫臣馮

思孔被殺。蔡懋德陣亡。朱三樂鎮宣府。初二日賊至。我兵及日姓咸欲迎降。朱慰免曲至。無有從者。但曰都爺聽我等降了。庶救一城百姓。朱乃獨自巡城。見紅夷大砲。曰汝嘗若能放一砲。我卽碎汝萬段。亦所甘心。衆勿聽。朱不得已。自起燃香火。未及炮。而兵民自後掣其手。朱奪卒刀。自刎。賊兵遂入城。儘意擄掠奸淫。我兵民始互相埋怨。督師宰相李建泰鎮守保定。見賊勢猖獗。上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

上諭羣臣曰。閣臣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羣臣可知否。國君死社稷。朕何往。賊兵至保定。軍民逃散一空。泰不得已。聽中軍縋城迎降。初三日。

皇上集羣臣議曰。連日寇報緊急。不意真定保定俱失守。諸卿有何良策。羣臣相顧默然。嘆曰。朕本非忘國之君。諸卿皆甘爲亡國之臣矣。總憲李邦華。少詹項煜。奏請太子南遷。兵科光時亨。參駁不果。諸臣奉旨守城。凡勳衛科道等官。分守九門。盤詰姦細。輔臣魏藻德。加兵部尚書。往南

調兵方岳貢加戶部尚書往南督餉仍撤回首輔陳演次
輔蔣德璟准回籍不敢出城遣太監杜秩亨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御史王章見偵探不實隨命家人四路探訪如
知大同真定官民皆出城迎賊德州廣平等處俱望風納
款連上數疏條陳戰守之策會大司馬適奉無兵大司農
又告乏餉奏議竟寢公不得已乃致書南都兵部懇其發
兵過江早赴國難又值山東賊兵作亂南北不通大失所
望公見朝無同志知國事已壞惟日夕焦勞憂勤盡瘁而

已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禎操練京營兵守城
次日飛馬急報一日數十驚特旨借餉數至萬外者建坊
示獎文武官僚盡行勸輸有各衙門分任者有省直鄉彙
集者有內官樂助者竭盡心力不過數十萬又歛城中商
娼士民財物以助守城之費有每名止給黃錢百文者加
總兵左良玉唐通吳三桂黃得功俱伯爵加劉澤清鄭芝
龍都督世襲初九日破陽河軍民皆望風迎降地方官願
留者仍舊管事不願聽憑回籍卽于軍中選先降科甲到

任有才能者破格擢用十一日頒罪已詔黃榜各處張掛命薊鎮總兵唐通點京營大兵三萬出城迎勦通受命點閱兵將出城屯于教場不行上疏奏云臣受命征勦都城安危所係奈戶部所給糧餉前少八個月今又不敷令三軍枵腹持戈恐誤軍國大事云云上不得已降旨再給三月糧餉賊兵未到通已先遁降書矣及賊至唐兵皆解甲投戈而迎賊雖受唐通之降然凡攻城最苦之事皆令我兵前驅有詩笑曰

都督官兒一塊銀不知韜略不知兵賊來預寫迎降表
兩下何須殺一人

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等出鎮飢殘敗兵悉投各監伍下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都內隊伍益空職方司張正聲初任厥事博咨方畧召見方呂二生等面令須得確實有能者克塘報事舉喜峰都司孫玉等隨住偵探方知賊來迅速復舉火攻都司鄭堯年朱朝瑛等設埋伏守備韓宗文蔣仕權等取援兵十五日報居庸關破府縣官

出郭焚香迎接。撫臣何謙、太監何進俱被擒戮。十六日昌平破。十二陵寢震動。享殿皆焚。賊分隊扎營。自昌平至京四面環繞。分一股下通州、天津等處。其餘賊衆從沙河直抵平子門。恣行焚掠。火焰漫天。砲聲不絕。科臣戴明說劾李國禎守禦無策。十七日賊兵突擁城下。內外交通。但放空砲不入鉛彈。午後郊北一帶烟焰騰空。日晡砲聲四起。徹夜不絕。

上召對諸臣。司馬張縉彥議調兵。勸王同農、吳履中議犯官捐貲贖罪。蒲朝束手無策。

皇上淚下文武亦泣。是時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權已落于姦監之手。十八日乃改授科道十八員分守九門。上傳光祿寺取麻繩數千。大小內官盡遣守城。以克城垛。營兵不足之數。城外箭砲注火如雨。司官周章共議城守之策。雖甚諄切。堂官竟若罔聞。已緩不及事。延至午刻一時。日色無光。天氣陰慘。忽大風驟雨。雷電交作。人情愁惑。各無固志。但聞城南一路砲聲漸息。人方幸其稍寬。而大

內已紛然矣。賊兵攻城甚慘。皆驅我降兵并所擄百姓在前。退縮卽斬。賊有軍師綽號宋孩兒者。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多機智。善占卜。僞捏符讖。謂十八孩兒當主神器。造妖書妖篆。獻賊。賊大加信任。安營之始。宋孩兒占十八日。若有雨。十九日辰時必破城。若至期不破。恐有援兵四至。卽日全軍俱返。六年後再至始破。其日未時果然有雨。是日賊陰遣杜大監密奏有讓位割地之說。羣臣皆以爲可。皇上下大勸對百官曰。國君寧死社稷。至晚。

上同司禮監私行前門。步至成國公府。帝中以赴席未歸。爲辭失計。還宮。嘆息不已。宮人宦寺。子身奔逃者無算。周后自縊于宮中。十九日平明。

皇上手自撞鍾。集百官。無一至者。辰時賊兵先于逃兵中。混入數百騎。彰義門遂破。守城兵將棄械爭奔。城內姦細乘勢訛言亂竄。其東直得勝門亦開。可憐。

十萬羽林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忽傳李襄城已被擒。杜太監爲賊用。城外喧聲如雷。微雨。

陰蔽霧瘴迷目。

上知大事已去。含淚入宮。見袁宮人自縊。繩斷墮地。皇上乃持劍斷其頸。時長公主年十五矣。在側悲啼。皇上欲殺之手不能舉。少頃連砍二刀。悶絕于地。皇上乃自縊于梅山內監王承恩同縊于

帝前。臨難不苟。只見此內臣一人。正是

閹人猶識君臣義。

科甲性存富貴心。

外傳 聖駕已逝。百官易服奔竄。守卒散走。皆說大兵已

進。一時兒童婦女啼號震天。天色益晦。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賊將牛李兩人率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門已大開。卽以所存火器沿城放下。我兵一人不見。城內大小通衢皆賊兵。黃衣刀箭聲勢逼人。無論官民將刀亂砍。勒獻馬驢財物。或財命兩傷。或劫財脫命。或先行自盡。或立斃。刀下更有義夫烈婦墮井懸梁者。不計其數。賊傳諭城中百姓云。我來安爾百姓。爾百姓毋得驚惶。令黃紙爲號。寫順民二字。貼于額。懸于門。卽不妄殺士民。

無計脫生。各執香。站立門上。寫順民兩字。繼書末昌元年。再書順天皇帝萬歲。賊首李自成年三十有七歲。右眼射瞎。自大明門擁入。進紫禁城。其黨數十人。俱抗衡不相下。如權將軍劉宗敏。馬岱。谷大成。李巖。李牟。牛金星。白廣恩。祖光先。官撫民梁甫。姜瓖。餘李賀。田郭。戈王諸賊。統不知名。皆在城中。招童覓妓。大肆歡呼。士民俱戴破帽。穿敝衣。隱匿茅舍。庶幾免禍。然以紬衣數層。易一布衣。不可得。幸免者亦百無一二。二十日李賊入官。不見。

皇上。遂出示。有得我

皇上者。賞銀萬兩。封伯。隱匿不報。全家誅滅。人盡驚駭。日午于宮後梅山閣內得

皇上尿。及司禮監王承恩尿。

皇上頭髮披面。左足有鞋。右足赤腳。身穿白綿紬衣。衽上寫。只因失守江山。無顏冠履。見

宗于地下。又宮中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分裂。

朕屍可將文官盡皆殺死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
皇后亦自宮中昇出俱停東華門側棚內三位皇子太
子未出未定二王扶出拜四拜隨即進去初闖賊入都持
箭在手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
天下太平一箭射在天字空中宋軍師姑慰之曰射在當中
以淮為界中分天下其實為空虛之處後來一旦成空乃
必亡之兆耳

五月十六日恭聞哀詔痛

皇上果罹奇變又時事紛紜謹擬代當代名公揮淚移
文再告天下普天涵孽禍延

皇上事不堪聞義不忍說千山不市萬谷停航當面惟
號舉頭有哭荒餘嘆息竊有噴肝義地忠天豈無公
血竊念

先帝履十七載碎國家當百餘人盲宰相東北寇虜又
多赤年三十春秋已經白髮未舉婦人之烽諸侯竟
解無一男子之義神物遂波憤河上之盧植地肺言

遵鄙哭酒之庾踞天邑末去忠節竟推于
君父降表遂遍于李家一二忠魂相隨泉下痛哉
先帝春城孰送暮山何來署旻孰聽酸笳香掖誰聞苦
挽橫霜既無戀草翳日不見悲松徒令寥宙號風孰
見親臣泣雨枕戈殺賊之功不符于八古烈敗慘亾
之變獨見于

大明痛哉
先帝極目馬堤車
不如唐家思慕猶存蜀道上皇能

徊紫塞榆關豈及宋室傾頽尚有風烟二帝卽有真
卿誰從拜奏行在便多宗澤已無言天子蒙塵鄭節
度趨迎駱谷但有呼空卽李西平清道寶雞難賀朝
廟此以

先帝之聰明神武不辱于賊徒遂令萬國之官長者董
痛心于未訣今日恭幸

中興有主皇靈可恃卽朝轟殄三關難釋敷天大恨况
復覩顏一室但說杞人耽憂至猶有以趨身定

學問八訪
出為奇勛。備員佐命。為大望。悻悻高官。快快失職。談林
不次東安。闔窟漸成。西寺試念大行之暴。殞弔麋鹿
于燕臺。殘息惟以扶危。忍便說風流宰相。安國正期
雪恥。敢便誇江左夷吾。若欲以今日之事為榮祿。是
卽以
先帝之死為功名。淚倒填江。腦塗九土。嗚呼痛矣。
先帝生人心業死。
先帝死人心可生。但願縲麻何因而致。保重一頂黑紗。

帽致換今日白紗帽。皇極殿。則秦老筆。勿畏金吾。
太祖地下韓相公。尚愁鐵杖。日用錢刀。俱堪墮涕。流觀年
曆盡足。飛傷新亭之哭。猶啗于茂弘。在床之糾。豈寬
于仲舉。况今日義難苟安。情在必復。
清朝不奉汗陵。
聖主豈安賊王務提軍聲。上重新大寢。豈無烈士。但向
梓宮一拜。萬死無辭。亦有忠徒。爭負長陵。一杯九原。
瞑目乃慟。辭直北乞。此綫餘立功河朔。不期延譽江

南○直○抵○黃○龍○非○願○諸○君○痛○飲○露○布○入○南○之○日○是○從○容○
就○死○之○期○友○若○水○于○長○安○步○霍○安○于○灞○上○必○不○使○張○
郎○甘○蔗○求○通○駱○駝○文○子○蘆○花○寄○啼○鵲○血○十○州○天○維○八○
千○君○子○不○必○談○報○恥○之○虛○詞○但○實○問○
先○帝○之○陵○廟○

龔雲起

痛哭詩二首

痛○絕○吾○君○稱○至○仁○猶○聞○遺○詔○恤○生○民○中○原○禮○樂○今○何○
似○文○武○衣○冠○更○不○倫○舉○國○徒○知○推○偽○主○普○天○誰○解○念○王○

臣○啼○猿○聲○斷○悲○難○盡○慷○慨○何○緣○致○此○身○

江○關○昨○夜○北○風○腥○遙○望○長○安○落○大○星○不○信○簪○纓○皆○擁○戴○
何○堪○犬○豕○踞○朝○廷○數○行○哀○詔○神○人○泣○百○丈○妖○氛○日○月○暝○
待○旦○枕○戈○雙○毗○裂○冰○天○淚○洒○劍○鋒○青○

寸○寸○輿○齒○血○戰○新○中○原○赤○野○走○荒○燐○山○河○恥○重○憑○誰○洗○
君○父○恩○深○不○復○陳○萬○國○衣○冠○酣○肉○食○九○重○金○甲○薦○征○
塵○請○纓○若○獲○殲○兇○逆○淚○洒○諸○陵○滿○墓○濱○

重紀越郡三忠死難實錄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上虞人。十九日。旦。賊甫
登城。卽沐浴冠帶。服絳衣。北向拜。先帝復南向辭母。乃索酒對關神三浮大白。不使家人知
題案誠其子曰設。皇上不得殯者。棄吾屍于海。慎勿我殮。時有勸其效文天
祥者。公叱之。遂于中堂。南向坐自縊死。三日後。賊復入視。
屍顏色如生。驚愕。其寓曰。忠義之門。賊更欲授其

重紀越郡三忠死難實錄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上虞人。十九日。旦。賊甫
登城。卽沐浴冠帶。服絳衣。北向拜。先帝復南向辭母。乃索酒對關神三浮大白。不使家人知
題案誠其子曰設。皇上不得殯者。棄吾屍于海。慎勿我殮。時有勸其效文天
祥者。公叱之。遂于中堂。南向坐自縊死。三日後。賊復入視。
屍顏色如生。驚愕。其寓曰。忠義之門。賊更欲授其

子倪會覃以偽職會覃引刀欲自剄。見者奪免。賊亦舍去。殉難二十餘人。公最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餘姚人。十八日見賊逼城。即以死自誓。賊既入。出問其從。曰：倪爺安在。從者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于此。吾即往視倪爺。乃入。若往衣冠者。既久不出。視之。則自縊死矣。公與倪公畢命時。外庭猶未知。大行之變。二公知之。素故殉難。並早云。

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山陰人。十九日聞變。將就縲。為親屬勸止。且環守不得。間至廿一日。沐浴衣冠拜闕。自縊死。遺書訣父曰：君辱臣死。君死臣焉可獨生。况男復身居講職。忝列侍從。乎。忠孝不能兩全。矢以來生再圖奉養爾。

草莽孤臣。弔越郡三忠賦。歲侵侵兮時仲夏。悼靈均兮效騷雅。逢辰缺兮心偃蹇。苦邇迺兮淚復下。帝監在今。誦有明貞。皇軌兮登邁。駕。

力刊小記 第二回 古

播昌烈兮粹志清。菲飲食兮知穡稼。期有道兮萬年長。
 運陽九兮祚不假。憤眊濁兮嘯鳴鴉。恨伴食兮羞宗社。
 兩儀黯兮耀不靈。江河塞兮路無罅。喬岳傾兮勢土崩。
 軍民喪兮棄原野。重華逝兮泣蒼梧。正節求兮有誰者。
 比干剖兮箕子囚。為捐軀兮報君也。忠之烈兮義之盡。
 名之高兮並之寡。志馥馥兮久彌章。廟遲遲兮應昭假。
 氣憑虛兮御玉虬。駕雲驂兮奠金尊。譽三仁兮有仲尼。
 告巫咸兮再申寫。

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

素修馬公諱世奇。辛未進士。南直無錫人。任翰林院左諭
 德。掌司經局事。三月十六日。公同周巢軒侍班。見襄城伯
 匹馬入殿。來朝。汗沾濕。衣帶披佚。內侍以非時止之。伯曰。
 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
 皆疲。傲不用命矣。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
 上獨召入。命內侍皆上城。內侍譁曰。諸文武所為何事。用
 我輩。我輩不辭。可恨無恥。犬馬輩某某去。內探弛武備。今

衣甲弓箭一無所有何用何用彼內中近貴者數人曰我輩月食皇家米五十石爲國盡死亦安矣乃請命行曰卽依前西奴入寇時派定地方各去十九日早公方起沐浴忽有數人至口索驢馬其僕告以無有卽持刀索物盡簡其囊中果無有乃去始知城不守矣公乃掩門自盡其僕破門救之公復甦二妾朱氏李氏皆已縊死僕曰大夫人在主何以死頃出訪萬歲已南幸矣主可圖走公不應俄而大臣數人錦衣衛數人新貴數人來云今當如何

公曰二百八十年來不幸遇此大變國家養士之報盡于今日彼大臣曰我輩有責且偷生君無責且官非要地死不死新貴人或稱門人或稱晚勸公緩死公曰君輩乃作是言也各從已志則已耳諸人面赤乃告退公命僕市三棺以二殯其二妾指其一棺謂僕曰以此盛我簡朝衣品服冠帶于庭引火焚之北向望闕而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如何諸僕皆慟繼又某某同長班過勸曰已有示明日報單後日入朝願仕者用願歸者聽公謂長班曰我

身... 言
自分必死。汝可去。諸人乃曰。君卽萬分忠節。聞

皇上已遁。何不逸去。公曰。我

皇上若出。則爲辱。社稷之主。以我意料。

皇上明聖。必死社稷矣。因呼

皇上。皇上痛哭。仆地。諸人無顏。亦去。其僕扶之。起坐。乃以

司經局印。與僕曰。萬歲若在。可卽持此印。赴行在。萬

歲若崩。卽以此印。投吏部堂。上去。太夫人生。我不能養。汝

輩歸。可語小主。次主。須緩曲。而後言之。我旣不能盡忠。又

不得盡孝。罪罔極也。因遙拜太夫人。時有郡人。不欲顯爲

叛逆者。祝髮而冠裳。見公曰。何不亦祝髮。公曰。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死則辱身。依回而死。亦辱身。死則無辱也。其

人辭出。公乃端坐。椅上裂帛自盡。公死後。一日。其僕往投

牒報死。見執政者。皆平日仕我。皇家之人。嘆息而謂其

僕曰。如爾主之才望。正思薦之大用。何竟死也。其僕亦知

笑。詆之。及見陳方諸公。俱枷鎖而行。呼其僕曰。悔不聽爾

主之言。以致于此。因泣下。僕不忍見。掩面歸邸中。

夫今日不死諸臣必謂其時不知

先皇帝已死固將存其身以有為公則未知

先皇帝之崩已勵天下以主辱臣死之義矣且及今尚有

疑

先皇帝雖至聖而命內臣守城一事則聖德之微累豈知

其時文武不守兵衛不守不得已而近侍請守之開門應

賊之說實未嘗有也後日不無以此誣

先皇帝者我輩空奪其筆而破之又有謂

先皇帝誠宓出幸不宓輕生者夫

先皇帝欲比隆堯舜豈肯效晉宋諸君者

先皇帝以其死激天下義憤之心

先皇帝以其死守

祖宗二百八十年全盛之基業夫今日時勢必宓為漢之光

武而不同宋之高宗也明矣此則

先皇帝在天之靈也予聞公之說而識社稷臣之義願天

下知之夫公忠則純忠而公且以為忠之道未盡孝則純

孝而公且以爲孝之道未盡未嘗有意感勸夫室家而感
勸室家之道則已盡嗚呼至矣

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

東閣九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質北直吳橋人癸丑

戶部尚書兼學士倪元璐鴻寶浙江上虞人壬戌

左都御史李邦華懋明江西吉水人甲辰

戎政右侍郎王家彥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尚形北直交河籍山西澤州人壬戌

左副都御史施邦耀明浙江餘姚人己未

大理寺卿凌義渠茗柯浙江烏程人乙丑

左春坊掌坊事左庶子兼侍讀周鳳翔巢軒浙江山陰人戊辰

掌司經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馬世奇素修南直無錫

人辛未

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淇大河南杞縣人甲戌

翰林院簡討汪偉長源應天江寧籍休寧人戊辰

太嘗寺少卿吳麟徵齋蘇浙江海鹽人壬戌

第...
第...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和江西新昌人 戊辰

河南道御史王章雲南直武進人 戊辰
謚忠烈贈兵部尚書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若南直如皋人 甲戌

兵部皇城巡視車駕司主事金鉉一留守前衛籍南直武

進人 戊辰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潛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 辛未

觀政進士孟章明伯兆祥子 癸未

新樂侯劉文炳弟右都督劉文耀叔都督劉繼祖北直任

丘籍南直海州人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河南永城人

少保駙馬都督鞏永固順天大興人

司禮監太監王承恩一刻王王德化之俊

以上死難實事俱見前

巡撫宣州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之馮勉順天

大興籍南直徐州人 乙丑
馬賊被磔

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瓊帶陝西

第...
第...
第...

韓城人

乙丑 罵賊被磔

嘗郡昔號忠義城。舊有忠義祠。今四忠媲美。不媿前賢。有欲為王忠烈公建祠于金牛鎮者。或曰。一祠獨建于鄉鎮。似屬本宅家廟。何如公建四忠祠于郡城。足見合郡人心之公。惜未有議及此者。不識梁谿諸君子。以此議為何如。因錄四忠詩于左。

弔劉劭思侍御死節

諱熙祚武進人

蔣一模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

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略。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潺盡哭聲。

弔金伯玉駕部

諱鉉武進人

少負凌烟萬丈才。憐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雁屈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總成哀。九泉莫嘆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弔馬素修官坊

諱世奇無錫人

春殘夜靜墮文星。報主投繯萬古名。不羨絳帷多弟子。

常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聲
更喜閨人先殉難雙凌浩氣繞銘旌

弔王芳洲侍御

諱章武進人

大厦難憑一木持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沉夕炤神逾勁
旄落是身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澤○魂○依○宮○樹○荅○君○知○生○來○佩○盡○丸○熊○教○白○刀○鋒○頭○鍊○孝○思

第三回

偽相籍地點朝官

忠臣損軀殉聖主

太白星○蒞○射○紫○微○烽○烟○遙○傷○五○雲○飛○剖○心○未○見○懸○丹
關○濺○血○何○曾○上○御○衣○戰○士○投○戈○誇○效○順○朝○臣○勸○進○說
知○幾○可○憐○聖○祖○艱○難○業○痛○哭○郊○原○掩○淚○歸
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嘗○夷○齊○死○後○君○臣
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賊出示凡在京大小官員俱於二十一日一槩報名彙察

不願仕者。聽回原籍。願仕者。炤前擢用。如抗違不出。罪加大辟。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縊投井者。有畏縮不出者。二十三日。百官早朝。仍囚服。立午門外。傍晚不見發落。司禮太監王德化從內哭出。見兵部尚書張縉彥等。青衣待罪。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先帝乃擁戴新主。耶縉彥曰。與我何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連批其頰。縉彥大被毆打。鬚髮皆光。諸臣亦受恥辱。

因汗顏舉哀。中書呂兆龍。庶吉士周鍾。魏學濂等亦哭。縉東華門入朝。見畢。請殞。

先帝見一青衣小帽人。持一硃批出。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衆官又求併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云。准行了。殿上唱名。首呼魏藻德。三呼不應。卽命速拏。少頃。以繩繫至。命送刑官拷打。衆官人物豐偉。及知名者七十三人。命赴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發牛丞相府。逐名聽點。文武約三四千人。匍伏中庭。丞相席地而坐。見百官大

笑將縉紳亂黜有呼名不到者以軍法治之有投門下晚
生帖者卽送吏政府受職其餘一官着二兵弓刀押出官
犯就縛者卽押飛奔稍遲以刀背亂砍宿劉府營房內達
旦囚服齊集逐一唱名又將百官分散戈李兩將軍嚴刑
拷打追贓充餉大者數萬小則數千刑有炮烙有腦箍者
有夾棍有火尺大抵夾者居多如本身不到卽檢家屬立
追慘刑之下不惟無倖免且無完膚矣有宰輔哀告愿效
犬馬者有御史叩首兵卒之前者敗名辱國種種不可盡

述二十一日李襄城解進願觸金階死苦諍三大事一

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

先帝須葬以皇禮一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賊悉從之詐

言襄城可用着兩兵押去是時死難諸臣自十九日至二

十二日止

戶部尚書倪元璐慷慨激烈冠帶叩北闕自縊于中堂

凜然如生賊兵不敢入其宅

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

中允劉理順。賊差令箭傳覓。閉門不應。具酒題詩。妻妾合
門殉節。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十人。踵其門曰。此吾河南
杞縣鄉紳也。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德者。奉李公子將
令。正來護衛。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矣。乃下馬羅
拜。痛哭而去。

戎政尚書王家彥。墮城暴亡。

左都李邦華死。

副都施邦耀死。

諭德馬世奇。沐浴更衣。捧勅命。北面稽首謝恩。畢將就縊。
其僕持之泣曰。家有太夫人。老爺何可輕死。世奇曰。從來
為國者。不顧家。卽我留此身。亦玷辱太夫人矣。乃南望遙
拜其母。從容自盡。二妾朱氏李氏相繼死。
大理寺卿凌義渠。夫婦同縊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死。
太僕寺丞申佳胤死。
左庶子周鳳翔死。

御史陳純德死

御史陳良謨死

都給事吳甘來死

吏部員外許直亦聞信死

兵部主事成德見賊兵臨城即書約馬世奇曰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一死以報國耳年

兄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及聞變作祭文一首設雞酒哭奠

先帝觸死柩前合門俱死

兵部主事金鉉躍入御河死鉉八十老母亦投井死

刑部侍郎孟兆祥同子進士孟章明死

簡討汪偉偕夫人耿氏呼酒飲畢遂索筆大書于廡壁曰

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爰就縊偉懸右

夫人懸左少頃夫人曰我輩雖造次顛沛不可失尊卑禮

乃解繩重繫正左右之序而死人稱一時雙烈

御史王章分門坐守晝夜巡察防禦見賊大隊逼彰義門

知勢不可支急督兵赴戰外城已破隨即緊守平予門十

樂國小記

九日喧傳

先帝晏駕軍民亂竄公乃奮臂大呼連擊二礮傷賊甚多賊攻愈急城陷被執賊令降官說云王御史若早降自當重用公痛哭曰你這無父無君賊子不知報國反說我降罵不絕口賊兵持刀砍其膝公仍坐地大罵賊大怒登時亂砍殞命城上按甲申之變文武死難最烈被害最慘者惟王公一人正是

丹心似石今何在

惟有忠魂遍九州

順天府推官劉有瀾被拘自縊

有一人投演象所井死數日無人尋覓不知姓名

勳戚惠安伯張慶臻合宅焚死

駙馬鞏永圖合宅自焚

宣城伯魏時春投井死

新樂侯劉文炳全家自盡

北直巡撫衛景瓊被磔

宣府巡撫朱之馮因百姓降賊罵賊被磔

山西巡撫蔡懋德戰歿于陣

有哀殉難諸忠臣詩二首集唐

上帝深官閉九關。晚虹斜日塞天昏。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村。纔許誓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向金門。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迥難招自古魂。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已覺地靈因昴降。知天意棄蒼生。竟歸絕地為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

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為喚華亭。

賊先用姦計。磔一降兵于碁盤街。詐稱賊兵。奸淫婦女者。榜示衆軍。如有擄掠奸淫者。炤此施刑。愚民初皆信而喜之。順天府學生員李名世。賊兵奸其女。李赴稟劉賊將。賊將捆賊并生員與女。做勢威嚇。女子不敢招認。賊將遂喝令賊校將生員分屍。以警後來之妄告者。正是家辱身亾。冤不散也。隨帝后訴蒼天。

嗣是賊兵愈無忌憚。紳衿之家。每受其淫辱。而不敢言。賊初入城。百姓猶未大慌。凡無恥秀才。都想希圖富貴。至此

始恨入骨髓矣。賊兵不過四五萬。兼以童稚插伍。東朝而
出。西暮而入。揚寡爲衆。虛張賊勢。屯于民房。遍城男婦皆
爲賊燒鍋。秣馬勒索酒飯供饋。如稍遲。卽以刀背亂打一
更。時分駐本家者。捆打拷索銀兩飾服。奸淫妻女婢妾。或
沿瓦竊入鄰家。破其辱者。忍羞不言。賊兵或三五成群。七
八成隊。沿門搜索。甲去乙來。殊無已時。每獲一婦女。卽扛
擁城上。輪次奸淫。有不勝其淫辱。而卽氣絕者。有遇賊將
過。而拋擲城外者。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

人號慘之聲。晝夜不絕。正是

豺狼撩亂入皇都。

一時天地如崩瓦。

死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其他妻妾。亦或有不能免
者。公侯駙馬之家。殺掠猶甚。

諸宮嬪有欲逃竄而出者。皆爲闖賊攔入。有魏宮人前後
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內。必淨宮。奴輩必遭毒手。汝等若有
志氣。當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頗
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內死者四五十人。闖賊同諸賊將

二十餘人入宮。集諸宮女美者。每賊首分得三十人。宮女費氏年甫及笄。忙迫投井。井枯水淺。賊至聞井中。趕有聲。窺之。乃一女子也。因共救出之。衆賊將見其姿容。姣好。互相爭奪。女遂心生一計。泣謂衆賊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動。必報知汝主。憑汝主發落。方可。女意欲借此機會。與圖闖賊也。闖賊審實。知非公主。遂以賞羅賊將。羅携出。女給之曰。妾年尚幼。實出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望將軍憐而有妾。擇日成禮。惟將軍所命。賊將不勝欣喜。不

知。女已暗藏利刃在身。俟賊酒耐盡。力直刺賊喉。隨以刃自斷其喉。遂俱死。筵前闖賊憫其貞烈。令人葬之。長班吳奎妻張氏。德色兼備。家雖貧。屋宇甚精潔。賊兵數人至其家。瞥見張氏。遂欲駐下。張氏知欲逼已。隨往宅後。赴水伏池中。淺處賊見之。去。張氏復出。往尋其夫。中途相遇。訴以前事。忽被賊大隊冲散。張氏復歸。又爲一賊所據。矣。夜乃強淫之。賊睡去。少頃。外有叩門聲。張氏知是夫歸。乃潛起開門。二人以刃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至前。遇一

井張氏泣謂夫曰吾聞烈女不事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
 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獲一面又得財物死亦甘心矣言
 訖遂欲投井奎力阻之張氏泣曰君即不罪妾妾何面目
 偷生于世乎竟投井而死去其夫
 彰義門破傳聞魏學濂托言欲謀輔立太子搖上
 不決家人跪稟曰老爺不必躊躇只思老上爺當日如何
 死難大相公因何早歿便是了學濂父即魏大帥也大中
學無又因哭父而亡誠忠臣濂曰汝欲我死耶家人曰焉
孝子之門也故其家人云云

敢如此但恐碍老老爺百世芳名耳濂曰汝且退容我思
 之少頃舉手拍案曰今大勢已定我何自苦也家人屢諫
 不聽遂自縊外傳學濂已死

城破後象房橋羣象一日齊皆哀鳴淚下如注

目樵道人曰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
 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職之
 煩簡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
 原有二種死者為經亦有采薇行歌遜跡方外以終其

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哭。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

朝革除之難。方鉄諸公死。為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傭。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峨岷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吊。愴嘆于殘編斷簡中。我。

國家不幸。罹此兇毒。

宗廟震驚。

至尊以身死。

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寥寥二十餘人。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國恩之淺深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為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與伊何。人。與君子不能不三慟云。如吳縣許玉重先生者。真可。與靖難之教授諸生輩。並傳不朽矣。

特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

先生諱琰。住長洲縣望亭楊樹園村。于四月二十七

日入城聞京師破陷呼天痛哭曰我命當盡豈忍
戀鄉苟活即挈妻孥寓西城季弟玉映家誓以身報
君至五月初知

先帝遭變既確大慟求死題詩云

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
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

初十日夜解帶自縊家人力救得醒十一日辰時密
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遇陸道士知覺復救活隨往胥

江中深水處驚動潞藩命李內相叫水哨兵撈起

至丁鈇武家鈇武留至堂內時欲奔外赴河將崇禎
聖上四字遍身寫滿宛轉哀號四鄰進觀無不流涕鈇武

伴宿二日于十三日晚往報乃弟哭勸方歸投水復
體受重傷不能復出及哀詔到家人恐其有變不後

與聞適一友于二十六日早過候言哀詔到久先生
聞之一慟幾危遂絕粒家人慰解先生云聖天子如
肯修亾我何忍下咽二十八日餓極作嘔無力舉筆

口授一詩
平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亾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
賊願爲厲鬼效微忠

六月初一日胃空嘔盡繼之以血親友苦以湯粥勸
進乃揚目而呼曰汝欲我偷生耶竟嚼爛唇膚未決
不肯食初二日血盡喉腫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氣
絕先生平昔品行矜卓未遑詳述據其十七歲時母
張氏病割股孝行素著親黨附聞

待清居士贊曰

乾坤倒易冠裳滅裂卓哉先生砥礪氣節孝子忠臣
無忝名寔生不得志誓死殺賊見者傷心言之酸鼻
養士百年報君一日儒冠有人窮酸氣烈高風悚息
覩面耳熱天門可開神鬼欲泣日月爭光河岳並立
柱上逆血匱中化碧

○無○添○各○事○主○不○辨○志○誓○取○婦○知○具○背○謝○心○言○之○類○臭
○諫○軸○固○長○臣○莫○滅○稟○卓○結○宋○主○知○望○康○清○榮○于○忠○臣
○卦○書○葛○士○贊○曰○行○素○者○親○實○難○開

第四回

衆逆臣甘受僞官

宋矮子私談朝政

誰教談笑墮都城。聞說諸公馬首迎。十萬羽林犀甲
解三千朝列綬章榮。銓曹何幸叨恩俸。學士依然負
重名。草莽徒勞心血盡。南天一痛淚無聲。

田府爲前營權將軍劉宗敏所居。周府爲中營制將軍李
巖所居。更有弘將軍毅將軍皆一品尊職。文官自牛金星
宋企郊以下。見賊將皆行跪禮。府縣外官見守禦頭目亦

俱聽見。卽行伍賊卒。皆得威行有司。諸賊將中。惟劉賊威。今日嚴殺戮。搶擄軍民無算。諸賊分踞各府。子女玉帛。盡供其用。淫虐無所不至。李賊或禁之。輒譁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亦不與我輩耶。一應商人不許罷市。有山陝人。在京開店。潛通消息。路上行人。皆係賊兵。百姓不得已。而出。必面貼順民兩字。方免不測之禍。然拏去養馬燒火。十有八九。賊將二十餘員。俱領兵在京橫行慘虐。惟制將軍李巖。弘將軍李牟。兄弟二人。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

俱屯扎城外。止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亦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往赴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為收斂。嚴每出私行。卽訪問民間情弊。次日必曲意安撫。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于是滿城百姓。怨恨入髓。男婦大小。皆罵張縉彥。杜勳等二人。賣國姦臣。萬剝猶輕。杜太監明知如此。猶遮訪單。諛諛闖賊。凡平昔有隙之家。無不遭其毒手。其獄囚概行審釋。或授偽濟寧道等官。董心葵出獄。率領

侯恂楊枝起等朝見。賊慰勞侯恂。呼董心葵再三稱慰。俱留聽用。心葵不願受職。諸賊將甚相欽重。俱通名邀飲。董亦不拒。江南仕宦家眷得以保全。無憂不致受賊欺侮。者心葵之力居多。

六部改為六政府。司官改為從事。

六科改為諫議。

十三道改為直指使。

翰林院改為弘文館。

太僕寺改為驗馬寺。

巡撫改為節度使。

兵備改為防禦使。

知府改為府尹。

知州改為州牧。

知縣改為縣令。

守備改為守禦。

把總改為守旅。

吏政府大堂宋企郊

文選兼文諭院顧君恩

從事楊枝起原給事中

戶改府大堂楊王休原潼關道

戶政府少堂張嶙然原

從事金震出原戶部員外

禮政府大堂鞏靖原河南提學

禮政府少堂梁兆陽原翰林院簡計

從事吳之琦原禮部主事

兵政府大堂侯恂原兵部尚書

兵政府少堂楊士聰原翰林院

職方傅景星原陝西巡按

從事沈文龍

刑政府大堂安明興

刑政府少堂李振聲原湖廣巡按

工政府大堂黎志陞原山西提學

工政府少堂葉初春原太僕寺卿

從事孫節原吏部司務

大理寺卿吳家周原尚寶司卿

寺丞項煜原少詹

光祿寺卿李元鼎原太僕寺丞

驗馬寺卿宋學顯原通政司叅議

司業薛所蘊

學錄錢位坤原大理寺正

吏諫議申芝芳原吏科給事中

戶諫議戴明說原戶科給事中

兵諫議光時亨原兵科給事中

直指使涂必泓原御史

修撰加一級韓四維

修撰加一級陳名真

庶吉士加一級劉餘謨

改授庶吉士衛禎固原御史

鍾授簡討原庶吉士代賊草詔撰勸進表

劉大鞏授禮政府員外

方永昌授兵政府員外坐官座二隻泊宿遷催漕

張家玉以建言編三晝夜仍授原職

呂崇烈授防禦使原翰林

劉廷諫授四川同知原吏部

熊文舉 考功司郎中原吏部

孫承 授四川防禦使原給事中

傅振鐸授四川同知原給事中

時敏授四川縣令原給事中

龔鼎孳授防禦使原給事中

高則漢授左都原給事中

柳寅東授直指使原御史

陳羽白授直指使原御史

張鳴駿授直指使原御史

武愷授徐淮防禦使新進士為淮撫路擒解南京凌遲

處死事見後

王允言授滄州州牧到任三日為百姓所殺

鄒魁明授淮安府同知

徐家麟授山東防禦使

孫澄授河南鹿邑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事見後

李之奇授防禦使

范售授河南考城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

張元輔授戶政府員外

呂兆龍授成都府同知

黃一爵授北直同知方到任被百姓逐出殺于城外

陳膏授河南歸德府同知擒解南京梟斬

賈士儁授商丘縣令擒解南京梟斬

周亮臣授廣平同知到任行香為眾生員毆死

王孫蕙授長蘆運使

孫以敬授兩淮運副

郭經邦授河南柘城縣令後擒解南京病死于道

王爾祿授戶政府從事

吳泰來授四川同知

許承授歸德府定陵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

何永祥授邯鄲縣令到任爲衙役毒死

賀成授延慶州牧

董三省授開封府通判

汪守國授武昌府通判

諸葛萬成授大同府同知

潘可程授漢陽府同知

戈邦智授四川通江縣令

何士胤授四川華陽縣令

石有慶授河南祥符縣令

以上八人俱白衣出身不敢赴任

各官皆在吏政府聽選。上者升堂。次者立軒。下者立中庭。選過逐一奏聞。然後放榜。其各官選畢。卽付憑隨。賊將出征。破一處。方有職掌。其縣令等官。卽着賊兵押去。蒞任羈

眷屬子都為頑二十三日已選偽職者俱錦繡拜客甚揚揚自得

偽軍師宋矮子上疏言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宐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願乃巧立權宐徘徊岐路名節既虧心術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闖賊批云凡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

丞相牛金星入朝有衲衣僧攔路告曰我有急事要說

牛賊問之僧曰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只為李家大兵來就逼他縊死既占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牛賊怒左右欲殺之衲僧呵呵笑曰和尚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你們這幾萬頭却怎麼了牛賊曰此頭僧也殺之何益命遂之去僧去數步忽不見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巖私步長安門外見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傍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

衣跨馬呵道徑過。囁謂宋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宋曰。若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囁曰。明朝選士。錄鄉試而會試。錄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曰。明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窓辛苦。纔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

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而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

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巖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歟？宋曰：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極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情慢之風莫此爲甚。若說誦經有益，

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退敵？若云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游民矣。巖大以爲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

江西吉水縣劉貢士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秉筆內臣出其門下者頗多，太監杜秩亨亦其徒也。劉在京時兼行堪輿之術，尤精于天文。公侯家皆敬禮之。甲申年劉赴京候

選寓于杜太監家。聞賊入秦中。劉與杜夜觀乾象。憂形于色。杜叩其所以。劉不答。至賊圍城。杜問劉天文氣數何如。劉怒曰。汝曹事聖君。當盡心報國。則已。他何問也。次日見杜有異志。遂推翻几席。大罵而出。不知所往。

京中有知一禪師者。道行最高。每與人言。皆忠孝大節。間籌時事。無不中窾。公卿好禪者。皆以師禮事之。浙江進士吳某見師。與諸大老往來甚密。往候數次。餽師白金念兩。

師受之。朝夕談論甚洽。十八日。賊攻城急。吳叩師問終身大計。師曰。只有一條路。公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底便可。糊塗草草。若功名是。朝廷與公底。則忠孝二字正在此際。分明次日。聞駕崩。某即削髮。見師似有依栖之意。師曰。公向以貧。初削髮。披緇。曾蒙布施二十金。今公亦削髮披緇。貧衲理合回敬。遂取前銀廿兩。璧之。某大慚而退。癸未進士武恠。未選。偽職時。先托偽官。黃緣求選。遣家人往親友處索吉服。家人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合

皇○上○已○崩○主○翁○不○奔○喪○哭○臨○已○出○奴○之○不○意○矣○乃○今○欲○取○
吉○服○想○為○見○新○君○而○用○乎○主○翁○生○平○忠○孝○今○奈○何○為○他○人○
所○誤○也○遂○叩○頭○出○血○慄○終○不○聽○家○人○對○人○曰○我○主○翁○為○名○
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况○李○賊○貪○淫○無○道○上○于○天○怒○
下○拂○人○心○不○久○且○自○敗○矣○吾○不○忍○見○主○翁○之○失○所○也○後○遂○
不○食○而○死○後○武○愨○果○凌○遲○死○卒○如○家○人○之○言○

首輔陳演謝事已久主賊破居席

皇○上○復○召○諸○臣○理○事○演○亦○在○召○內○其○日○演○夢○頭○戴○平○天○冠○
身○騎○蒼○龍○遊○高○山○之○巔○又○數○人○扛○金○銀○一○間○房○送○至○內○室○
次○聞○召○演○以○為○祥○問○親○厚○門○生○董○孝○廉○董○曰○所○夢○皆○不○祥○
願○老○師○高○蹈○為○美○演○曰○何○為○不○祥○董○曰○首○戴○平○天○冠○老○師○
已○貴○極○人○臣○今○國○方○多○事○焉○有○無○故○為○王○之○理○試○思○人○之○
首○豈○可○平○乎○騎○龍○入○山○則○龍○失○其○所○矣○夫○龍○者○變○化○之○物○
潛○則○居○于○深○淵○升○則○騰○于○霄○漢○今○上○不○在○天○不○在○田○而○
乃○游○于○山○巔○是○困○龍○矣○騎○之○適○以○自○蹶○耳○至○于○金○銀○一○間○

豈數人所能扛者。乃扛之入室。必非人世之財寶。冥資之物耳。演聞言不懌。及城破。果受賊刑辱。演猶思前夢為言。乃以勸進。婿賊。與得轉禍為福。不意十三日。賊傳密旨。將陳演、魏藻德等六人處斬。前夢果如董諗。宏興進士史夏隆。候選在京。見城破。潛居邸中。不出。有同門韓霖。受賊偽官。為文臣。從駕軒蓋來拜。謂夏隆曰。年兄之才。新主自當大用。如何可去。甚有德色。既別去。史謂所親曰。不答拜。非禮。答拜。恐不免。眾人曰。此在公自主。史竟

不答拜。微服南歸。

東直門關王廟。嘗有一道人往來。不言姓名。善觀人氣色。所言吉凶皆驗。錦衣張指揮。四川成都人。極敬信之。嘗邀道人飲酒奕棋。講論修養之功。張每私叩未來事。道人必盡情告之。張益感甚。二月中旬。京城尚未戒嚴。道人力勸其棄官回籍。張不聽。及聞昌平兵變。道人又勸其徙家南行。張猶豫不決。及城破。張始遑遑詣道人。問計。道人曰。前言不聽。今不可為也。因指空中烏鴉示之。忽鴉墜地。即死。

張知不祥急歸賊兵已據其宅數日後同諸武職斬于市
按國變錄。陷賊官員受僞職者。猶有七十餘人。要知諸
臣。豈甘心從賊而孳孳以功名爲榮哉。或者從容斡旋
之念。俟有所爲而未逮也。詎意旣陷賊網。官者官之禁
者禁之。俱無可奈何而聽其所爲矣。此不可與迎降佐
逆者同論也。况國變錄亦非紀注信史。安知其不訛以
傳訛哉。今但以實受僞職及戈相向者註明數人。其餘
一槩不書。恐不使其自新且

新天子御極。恩旨已開一面。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
有能殺賊自效者。准以軍功論。勉之勉之。惟望早迴蘇
武之旌。勿蹈李陵之轍。時延陵龔仲震見降賊勸進者
半多禁臣名士。未暇諒其不得已之苦衷。驟爲文以哭
之。道人見之。駭曰。龔兄少負奇才。素性忠厚。曷以爲此。
雖爲意氣所發。得毋詞過于峻。而意過于激乎。友人曰。
吾嘗幸有此文。具見
二祖列宗之功德。繫結于人心。士民忠義之氣。勃勃現于

筆端其于懲創之功不小並錄而刊之亦見吾鄉多忠義之士也遂附其文曰

受國深恩爭先賣國承君香禁首出欺君如公等者聽吾悲文悲公非姦實愚實駭悲公非惡實蠢實劣

十五葉天子弃之如遺一醜陋小人臣之不置才智既不
如沈休文惟恐無人同作賊機勇自不及尚君長妄思
馬上誦黃王便說褚彥回安生猶早識蕭齊才貌卽是
王夷甫勸進亦少聞石趙奇聲乃奉右耿一目之厭物

入朝廷如入卑田乞院且屬不滿三尺之短鬼隨造
如隨傀儡戲兒不望項羽裘異重瞳竟希大寶亦且如
侯景昔日陳秀妄意登壇行行驄馬自負名流鏘鏘曳
玉硯居人物曾不知兵淫其寓樂爾妻孥更可憐民籍
其家哀此乳獨傷哉此輩誰羅大宰爲公父母揚名顯
親今日吞苦誰盟惡契爲公兄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誰結深寬爲公妻子賊夫之婦歸遺細君賊子之子蓋
殺公子誰坐仇屬爲公親族或曰夷三或曰誅九惴惴

終朝難分百口。嗚呼理學爲公。汗鑠嗚呼聲氣爲公。醜
閉秦子羽之頭。不必責矣。陳文龍之腹。夫豈其然。帝座
狐升男子欲孕。自分公等巾幗。何辭原公之志。固必無
段秀實奪笏。唾面之奇。極公之心。豈保無張邦昌服頰。
張紅之望。嗟哉公等。旣失人倫。願保富貴。且不言令狐
潮忠義何在。奇語姚令言善爲賊守。

第五回

迫金錢賊將施威

求富貴降臣勸進

櫓槍夜半落金。鐵騎齊喧鼓角。鞏忍見堅城環
突豕。遂悲壯士解征衣。羽林十萬吞聲久。厚祿三
千斷舌稀。哀痛卽今遺詔在。中原何以但蒙譏。

長公主被

先帝砍傷昏翬在地。尚衣監太監何新見之。與宮人救醒。
欲送之出。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不敢偷生。何新曰。今賊

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荼毒。且至國丈府中避之。國丈嘉定伯周奎育于府中數日後公主夢先帝先后同司禮監王承恩告曰已訴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滅矣。外人頗傳其語始知公主尚在張太后河南人聞先帝已崩將自縊賊衆已入偽將軍李熾亦河南人入宮見之知是太宮戒衆不得侵犯。隨差賊兵同老宮人以肩與送歸其母家至是又縊死。

二十五日各賊將宅中夾官滿地。職尊者刑愈重。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古今未見之事。亦古今未有之慘。賊非親舊于用之臣有讐怨于不用之臣。在點名時士大夫之自欲用與不自欲用耳。卽夾亦有二在。要津清華者則夾其銀而在冷員閒散有觸其怒而夾之者。有已夾完銀而仍用授職者。有已削髮而賊必不用者。有寧受夾而不肯到吏政府報名者。文品如禮政府侍郎楊汝成。部屬鄒逢吉。蕭弘譜。武官如駙馬冉興讓。太康伯張國紀。都督

劉岱博平侯郭振明。周鑑俱夾死。閣臣魏藻德夾四棍妻。二梭三子二夾要銀十萬完一萬三千方岳貢要米一萬。刑不用納銀四百兩布四百疋。陳演一夾要銀五萬他如。閣臣丘瑜夾二夾完贓五千兩不死留用。大家宰李遇知。大司馬張縉彥。大司寇張忻。大司空陳必謙。少宰沈惟炳。少司馬金之俊。方拱乾。李明睿。衛胤文。孫從度。方以智。趙士錦。司官王鍾彥。申濟芳。沈自彰。楊玄錫。行取知縣錢國瑞等俱夾死。復甦二十四日賊點勳衛武職官二百餘員。

擲至平子門外斬首。二十五日。又喚諸文職官赴點。次早點過五員一連俱押鎖至田皇親府中。着偽都督劉用夾棍拷打。招認贓銀。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凡十晝夜。死者千人。嘉定伯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送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贓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入。賊將李巖據居其宅。幽嘉定伯。大肆凌虐。卜氏姑媳自盡。平江伯陳治安。定國公徐允禎。都督袁祐。周銘。周鐸。周鉉等俱夾傷。惟都督周鏡。劉繼祖自縊。死着李襄城追。

勲衛犯賍私。度必死。遂自縊前門。

翰林張維機夾二夾頭箍一箍奪賊刀自刎死。

楊汝成夾一夾以玉杯金壺等物送王旗鼓仍授職。

吳歷忠夾一夾托親友賂王旗鼓仍授職又逃回。

鄭逢蘭夾一日一夜死。

范方夾一日一夜死。

呂兆龍先投御河為賊所獲夾一夾授成都府同知。

蕭時豐夾四夾幾死。

張正聲夾二夾。

吳伯宗夾一日一夜死。

李起龍夾二夾幾死。

郝傑以削髮夾二夾。

衛胤文以削髮夾二夾。

劉明僕以削髮夾二夾。

吳孳昌以削髮夾二夾。

姜尚弼夾一日一夜死。

黃大武夾一日一夜死。

馮垣登夾一日一夜死。

各舖有同鄉株連者。有無故牽扯者。貨物立盡。民不堪命。

一時罷市。

召兵政府侍郎梁兆陽入見。文華殿叩頭云。

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并至。闖賊云。朕只因為這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到此陽又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泰入晉。歷恒代。

抵都兵不血刀。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直神武不殺。

直可比隆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

一心以達知遇。殊恩闕賊大喜。留坐留茶甚款。曲辭行時。

陽向上打躬。賊亦向下打躬。陽平身。賊尚未起。復打躬出。

語門生貢士伍世魁。備載其語。

河南商丘縣監生。方侯姓。原係監生出身。生平極其作惡。

里人甚惡之。已選杭州府富陽縣丞。叩丞相府。獻下江南。

策賊問何職。對曰。監生。牛賊曰。既是監生。必然大富。冥銀。

三千兩夾三夾棍立斃。

大醫院王御醫者浙江人家資巨富。同二子在京常與諸大老交游。聞賊大隊入城。與老僕王空。湊金寶于宅後。御醫更徹衣。携二子匿于僻寺。空戀戀宅中財物。竟不他往。又心念主人父子。時往寺中探望。賊將獲王空。窺其主何在。空曰。已出城久矣。賊知其尚未出城。將空夾三夾。空終不肯招。竟夾死。御醫父子乃獲全。

二月中旬。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疑有小人入室。隨喚家

人。炤看。杳無所見。如是旬日。及各路告急。始不聞。三月初。舉家又聞哭泣聲。每每如此。藻德自知不祥。不敢告人。第寬言以慰妻子。及賊至。諸臣受刑者。惟藻德獨慘。妻子皆被夾。梭藻德飲冷水一碗。亦未死。至四月十三日。同陳演。朱純臣等六人皆斬。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孝廉兒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然。值賊兵圍城。朱珠薪桂。孝廉鬱成疾。及城陷。駕崩。聞姻家周某。以寶物賄王

○旗○鼓○求○選○僞○職○孝○廉○遂○憤○悶○而○死○其○子○以○窮○耶○不○能○殯○殮○
○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親○事○賊○將○制○將○軍○李○
○巖○緝○知○縛○周○某○于○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福○建○鄭○老○者○年○七○十○外○矣○祖○孫○三○世○寓○京○五○十○餘○年○專○在○
○吏○部○火○房○辦○事○子○姪○從○此○出○身○者○已○十○三○四○人○貪○污○致○富○
○家○貲○十○餘○萬○宋○企○郊○知○其○人○因○取○履○歷○冊○不○到○填○其○公○署○
○不○迎○接○命○孥○父○子○家○屬○等○八○人○送○刑○官○拷○打○追○贓○三○萬○鄭○
○老○雖○富○其○銀○俱○放○京○債○在○外○不○能○完○納○囚○禁○數○日○父○子○五○

人俱死。

○徽○州○汪○箕○家○累○鉅○萬○在○京○當○舖○段○店○共○有○七○所○新○納○中○書○
○專○喜○交○結○紳○闥○賊○入○城○箕○知○家○室○難○保○遂○上○平○淮○四○策○
○請○領○兵○前○驅○自○效○闖○問○宋○軍○師○曰○汪○箕○可○遣○否○僞○軍○師○曰○
○此○人○家○貲○十○萬○有○七○店○在○京○且○婢○妾○甚○多○今○假○兵○前○驅○恐○
○是○金○蟬○脫○殼○之○計○闖○悟○命○發○僞○刑○官○追○贓○十○萬○夾○三○夾○腦○
○箍○一○次○箕○熬○痛○不○過○飲○冷○水○三○碗○立○斃○
○京○中○有○吳○術○士○者○折○字○甚○精○林○增○志○見○城○破○急○趨○吳○所○問○

禍○福○吳○請○書○一○字○志○卽○寫○一○林○字○于○柱○上○術○士○大○驚○曰○二○
木○書○于○木○上○是○三○木○相○加○也○恐○有○君○子○懷○刑○之○憂○增○志○惧○
卽○投○寺○削○髮○頂○爲○賊○兵○所○縛○去○賊○將○劉○宗○敏○怒○其○削○髮○夾○
四○夾○甚○慘○前○說○果○驗○

察○陷○賊○朝○官○受○刑○被○禁○者○尚○有○六○十○餘○員○彼○時○因○賊○氛○
征○殲○神○京○失○守○忽○傳○

聖○駕○南○遷○又○言○太○子○在○宮○消○息○不○真○有○不○甘○心○徒○死○異○踐○
曹○柯○之○盟○者○有○欲○從○容○殉○難○思○效○田○橫○之○客○者○無○奈○遽○

陷○賊○網○脩○嘗○慘○酷○亦○古○今○來○乾○坤○一○大○變○也○今○不○錄○其○
姓○名○以○便○其○殺○賊○敘○功○罹○難○諸○君○子○又○何○必○以○前○愆○介○
意○哉○至○于○潛○迹○逃○回○者○亦○有○百○十○餘○人○未○陷○賊○網○尤○無○
介○帶○何○不○上○疏○自○陳○共○爲○倡○義○之○謀○以○雪○辱○國○之○恥○乎○
禮○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僞○國○公○劉○廷○獻○卽○爲○倡○首○率○百○官○
于○二○十○六○日○青○衣○小○帽○在○午○門○外○叩○罪○請○命○不○允○二○十○七○
日○移○
先○帝○先○后○樞○着○賊○將○押○太○子○送○至○城○外○百○官○俱○不○通○知○又○

遣禮政府設祭。二十八日。百計索求大小官員。嚴刑押出。凡所存衣服酒器等類。悉歸賊所。金銀必足。色方完。數不完者。再夾比。釐毫。不恕。拷索各官。殆盡。遍訪街市及各當舖。細舖商賈。及一切紳監官民。甚至賣醬醋小菜僧人等。併茶酒飯店。亦必括盡。賊謂徽人皆挾重貲。拷打尤嚴。故徽人不得逃出。賊兵臂上寶珠金釧。串滿人人如此。月夜飲酒閒話。刻刻思歸。二十九日。遼東大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見都城被陷。忠肝無奈。結連番兵入討。李賊聞之。懼傳。

命速喚三桂。父親原任總兵官吳襄來見。禮畢。卽令其寫書招三桂降。卽日封吳襄侯爵。仍許一家皆有封贈。三桂乃父卽寫書。差人疾飛邊報。投遞。吳總爺書。是日送上。吳三桂觀之。大怒大哭。咬斷中指。望空拜謝其父。將書扯破。大罵使者曰。爾等逆天大罪。敢自胡來。遂殺之。賊黨飛報。傳至李賊。復拘禁其父。三桂結同總兵馬岱。此公早聞都城已破。遂殺妻子。棄關而走。至山海關。見總督王末吉曰。國家大難。何以安寢。又拜見太監高起潛。與吳三桂合謀。

移同關外總兵。結連番兵。來復北京。四月初一日。賊官議
僭禮。有陝西舉人楊聲華。王奇者。撰勸進表。以獻賊。大喜。
授編修。自是都中諸生求考試者。比比闖賊。收張寶二官
女爲妃。禮政府出示。百官于初三日。勸駕。賊將權將軍。頒
示儀制。凡文官俱受大將節制。一品大職。冠上插雉尾。一
根。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如自務明光安
定。成等字。悉迴避。朝中舊印牙牌。彙交職方司。收繳。改印
爲契。頒諭鑄。未昌錢。遺賊兵各處搜銅。三日方止。僞軍師

宋矮子上書。陳民間疾苦。鴻臚寺等官。習登極大禮。牛丞
相與諸賊將議登極。互相推諉。擬定大順彙典。將大明門
等字洗去。是日各官勸進未允。初三日順天府考宛大二
縣童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君有命。考舉人首題。天下歸
仁焉。次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次日揭曉。中十八人。卽候
吏政府選官。先是李賊記室辛酉。解元韓霖。薦周鍾。陳名
夏等。可大用。故牛丞相大優禮。周鍾獨試一題。士見危授
命。諸人力懇。宋企郊一體選用。企郊曰。新天子御極。自當

另用一番人。余爲諸公謀。不如以歸去爲上。于是以漸逃歸。出太廟神主。盡行燒燬。士民見者。無不慟哭。賊臣輩。皆手捧以出。有一老人。往前詬罵。長安快之。收鸞駕庫儀仗。歸大內。以備登極。用鑄永昌錢。三日不成。初四日。各官齊至吏政府會集。勸初六日登極。是日天意大怒。降霹靂。打死僞官無數。此乃僞試官所出命題。考試題目。天與之兆耳。至廿一日。李賊邊報甚急。軍民鼎沸。李賊發怒。大殺百姓。男女約有二萬餘人。是日黑風蔽天。神號鬼哭。慘不可

言。李賊見事不可爲。立拘銀匠百人。凡金銀盡行鎔化成磚。以騾馬馱回陝西。庶吉士張家玉。數賊十罪。侃侃直言。挺然不屈。賊械家玉于大明門。家玉爲周公鳳翔門人。周公臨難。作書與家玉曰。子貌如婦女。忠孝之性。耿然。家玉接書哀慟。賊欲污以官。家玉不從。細械五日。勺飲不入口。後釋之。初六日。賊運砲調兵出城。脩吳將軍兵牛丞相治酒。待各官。各官俱至。獨職方司不到。着長班各處尋覓。知爲賊將劉宗敏縛去。刑杖未加。卽招贖百兩。及出門。復爲

賊將守門扯住私行拷賍。及後于前兩足夾傷。以此不能與席張家玉上書丞相請旨歸里。并直陳時事一疏表揚范璟文周鳳翔黃道周劉宗周魏學濂史可程等。學濂已被賊兵砍折一臂。初六日陳演梁兆陽等勸進不允。傳示各處耆老于初九日文華殿名見問民疾苦。曉諭大將速將官僚充餉銀兩造冊結數。盡進大內。官僚暫放回家。着兵着守以候定奪。初八日劉李兩賊將點各營兵馬。遣王將軍南征。遣田李二將軍東征。近京等處地方各遣將調

度白邦正專督江南糧儲。屯北宿遷。又發賊兵往天津濟南等處催糧。所過之處婦女紛紛投竄。擄涿州舊輔馮銓到京。要銀數萬。近京等處鄉紳苛求亦如都中。初九日賊召禮政府少堂楊觀光入內殿。問郊天何以不茹暈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曰天人一氣所感。不茹暈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嘗進來講講。留坐留茶。辭出打躬。賊送至階下。亦

卷四 小說
答躬闖賊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要他怎的。是日百官勸進。即有允意。制將軍李巖上疏。諫賊四事。一掃清六官。後請主上退居公廩。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遷進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賍除死難歸降外。宐分三等。有貪名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賍。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

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宐借駐民房。恐失民望。一吳三桂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三桂。許以侯封三桂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圖成見而惡之。止批知道了三字。卒不能行。工政府與工
匠鑄九璽金玉寶印。又不成。初十日。丞相會同禮政府出
示。定于十七日登極。百官十二日午門前演禮。十三日皇
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中外。十六日幸學宮釋菜禮。文武
官俱于圈丘候駕。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各官
撰表稱賀。互相爭勝。十二日百官畢集午門。鴻臚寺挨班
演禮。李賊與諸將俱不出。皆在大內盤庫。將金銀等器。盡
數傾銷。每千兩成一塊。用鐵銷裝入。各賊將解進者。亦皆

如是。凡在京大小官員。俱日日望賊登極。有功者希圖封
蔭。有罪者僥倖赦免。驟聞邊報甚急。半日間飛馬連報四
次。勤王師四路連合。吳三桂攻山海關。將破眾賊首驚惶
無措。登極之議遂懈。百官大失所望。闖賊遂點兵十萬。逆
師精銳實止六千。

附賊事奇聞

生藥店潘鵬者。家貲殷富。妻徐氏。宛平縣貢士之女。妾楊
氏。臨清妓女也。城破之日。鵬無計可施。惟對妻妾哭泣。而

已徐氏聞賊兵奸淫日甚意不復生乃暗取砒霜和酒俟有變卽自飲楊亦如之忽二賊擁入鵬惶甚急上天花板避之賊見二女美麗遂宛轉求歡徐羞赧不言取前毒酒置几上楊會其意二賊喜甚斟酒勸徐徐欲償夙願立飲而盡卽時面紅睡倒賊曰娘子酒量何淺也私喜其爲甕中之鼈矣復勸楊氏楊曰妾天性不飲若二位將軍有意駐此乞滿飲此杯以大碗勸賊賊見壁上有琵琶又見楊丰姿瀟洒料必風月中人因求楊妙音楊不辭彈唱一曲

二賊樂極暢飲正欲無恥忽喊腹痛頃刻間面青唇紫七竅流血而死鵬窺知卽跳下急取羊血灌徐氏徐甦醒謂鵬曰一般毒酒我何以尚生耶潘曰砒毒性重沉底娘子先飲又無多且羊血能解砒毒今是以無恙耳彼二賊之死實亦天亡之也鵬卽收拾細軟二氏並改男粧同匿于他所會吳將軍兵到乃得逃出

五賊一起同事內一鬍子賊性最狡猾人皆憚之鬍賊獲一婦獨享四賊亦共獲一美婦匿于靜室將爲合歡之樂

鬚賊已知其事。詎謂四賊曰：我獨有妻，其奈汝等孤另何？昨于東首見一富族有美女三四，不見男子在宅，若合力取之，爾我之願皆遂矣。四賊方慮朋奸必有嫌隙，及聞此言，便隨鬚同往。至一宅，空空如也，止存美酒數甕而已。衆賊從未見此佳釀，遂飲而扛者扛，倏爾不見鬚賊。及抵靜室，鬚賊已樓美婦了巫山之夢矣。四賊恨極，共擒鬚賊，割其陽，鬚死去。一日方甦，數日後鬚鬚盡落，喉音低小，見衆賊不容，遂投柱。太監門下效勞，日後同夥賊見之，儼

然一內官形容矣。

勳衛嘗守經。鳳陽人善恢諧，兼精詩畫。與一小唱孔四郎極相得。四郎紹興人，通文墨，尚氣節。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于京，遂失身為小唱。後感嘗勳衛德，已遂托身常所。爲刎頸交，常每出入縉紳家，必携之同往。嘗雖居武職，然專以打點爲事。門路既熟，應接不暇。二年間積累萬金。京師人無不慕之。嘗聞城破，與四郎計議，將金銀窖于他所。賊將官撫民訪知，長班招稱守經，有銀二萬，隨差賊兵拏。

嘗夾三夾完銀四千又拏四郎四郎不得已指示所窖之物乃得免仍以嘗守經解闖賊發落數日後同諸勳戚皆斬官撫民見四郎眉目俊秀語言聰慧心甚愛之遂留于帳下四郎心憶嘗某快快不樂次日撫民別營醉歸又呼酒酌命四郎謳歌侑酒四郎憤極至夜深乘撫民睡熟潛起取刀砍賊誤中其股賊驚喊四郎自知不免乃提刀罵曰我與嘗守經恩渝骨肉誓同生死你這賊因既取其財又傷其命我嘗守經報仇恨未遂願死必為厲且將扼

爾之喉食爾之心矣遂自刎頭已落地屍猶挺立不仆賊將大惧呼賊兵推之始倒

吳信世居齊化門東紬段生理其妻王氏色麗而性剛賊兵數人突入其家將信捆縛拷打要銀一千兩呻吟痛苦之聲直聞于內其妻知不能免遂閉門自縊一賊潛進內室剖門而入見王氏高懸急救復甦賊將溫言款語百端勸慰王氏如醉如痴默默不語賊遂強而奸之氏不能自主私心揣曰此身已非我有遂任其所為賊誤為悅而順

已也。恣其淫態。將舌委氏口。氏乘機咬斷賊舌。賊痛極大。怒將刀從跨下一剖。直貫胸前而死。賊口含鮮血。奔竄而出。信猶爲衆賊擁擠。索銀。衆見賊口鮮血。亂噴問其所以。言語一字不明。衆疑神怪作禍。遂盡散而去。信見妻被害。方知妻貞烈之故。其斷舌賊從此不能飲食。噴血不止而死人。以爲王氏冤魂索命焉。

一富家生五子。四子皆強俊。一少子背駝。而性至柔懦。賊兵至其父母兄弟俱先逃避。駝子尚未吃飯。不意賊兵三

四人突至。駝子持切麪刀在手。立中堂。喊曰。汝來。汝來。賊衆亦喊曰。殺進去。殺進去。見駝子勢兇。不敢逕入。但立二門外。罵曰。我不殺汝。汝反欲殺我。耶遂狼狽而去。駝子家室得無恙。

城外女子張氏者。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給曰。我渴甚。子既愛我。幸卽取水飲我。解我渴。則聽子所爲。賊悅。信之行。至井所。取繩繫瓦礫。汲水。女從後奮力排之。賊竟墮井。女遂脫。

有哨賊獨騎一馬。至某村。村民盡逃。獨李家姑媳二人。寡居。賊入其室。周視無人。兇索酒飯。調戲少婦。婦曰。遠來必餓。待我去整治酒飯。先暖酒一壺。與賊。賊盡飲而醉。酣睡。去姑媳二人。計議燒起滾水一鍋。先咳嗽以試之。賊不醒。又以銅器擲地。作响聲。賊不知覺。乃縛其手足。以滾湯滿頭澆之。賊熬痛。不過暴跳而死。

王家鎮錢鋪尹奉泉。妻極美。一少年賊先奸之。欲挈之行。又一賊強勇。見尹妻。欲奪之。二賊相打。少年賊敗。尹奉泉

赴稟董賊將。賊將拘四人。審問。責奉泉。縱妻偷漢。閨門不嚴。打二十竹板。責少年者。柔懦無用。不能庇護婦人。一捆四十強勇者。釋放。尹妻失節之婦。免刑杖。入官治中饋。奉泉恚極。回家縊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耿某。纔三日。賊至某處。害王氏。大慟。其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已被污。而又恐瞽姑見刃于賊。遂扶姑哭而出門。行半里。遇一深池。竟抱姑同躍池中。溺死。

張家玉上闖賊陳情書

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稱賀于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戚四老。君王處此。徑當賓禮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晉處士陶旌。別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爾蒼生之望。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門

俎。家玉者。形影相哭。從容而樂。踴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

張家玉上闖賊薦人才書

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陳情于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勸義獎忠。于順為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為明卹贈之。匪但為明卹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亟為明隆禮之。匪但為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亟為明尊養。

之匪但爲明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爲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義。實欲遂我君王之大不寧也。當此多方多士而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家玉決不蹈泥塗爲班。皂羞歸鄉里爲父母。僂誓殺身爲牲。可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鋸鼎俎。諒非負氣守

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

周鍾爲闖賊撰登極詔

上帝監觀。實惟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旣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繇。鑑往識今。每恃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席大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弊。恒多。臣盡行私。比同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間左之脂膏。始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禔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

身切痼瘵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異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未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後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詎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怵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賡貽殺于身家謹詔

